

如何看待公务员“污名化”

胡印斌

今日论语

近年来，公务员群体往往受到“特别关注”，这几天因为一个“意外”，又引发议论纷纷。

2月10日，湖南冷水江市财政统发工资信息网站因系统密码设置过于简单，导致该市所有财政统发工资人员收入曝光。数据显示，绝大多数人工资在2001元至4000元之间。新华社记者从冷水江市有关部门证实，冷水江公务员收入情况基本属实，系统显示数据为公务员全部工资。

在人力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，这样的工资收入显然不能算高。不少人就表示与公务员高收入的印象完全不符，非常意外，“好

低，靠这工资买房，要下到辈子吧”。当然，质疑声也依然存在，比如不相信上述工资为全部收入，认为有隐性福利未纳入其中……

质疑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，特别是，在社会公正尚未完全实现、权力运行仍然缺乏公开透明的语境下，质疑之声形成的舆论压力，有助于倒逼出事件的真相。不过，目前有一种事涉公务员必讨伐之的倾向，未免有些先入为主，无助于厘清问题、形成共识。公务员受到“污名化”的困扰，一个重要因素是存在对公务员的刻板印象，比如“工作清闲、工资高、福利好”。但公务员的工作状况和收入水平，并不能一概而论，往往因地域、部门、职位而有所不同，公务员考试中有“报考指南”根据工资待遇将

各个职位分为三六九等，便可见一斑。另一方面，公众身边很可能存在部分公务员获得“灰色收入”、隐性福利，甚至不正当收入的现象，目睹耳闻之下，自然加深了对公务员的负面印象。

公务员的真实收入状况究竟如何，要用事实说话。尽管此番冷水江市公务员工资公开属于一次“意外”，并非主动公开信息，但从客观效果而言，也获得了不少正面回应，让很多人对公务员有了一定的理解。这也表明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信息公开有助于消除对公务员的误解。有关方面应该由此得到启发，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，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中寻求互信和共识。

也必须承认，部分公务员和官员，确实能享受到“灰色收入”，

甚至利用权力取得违法收入。此前媒体多有报道，比如一些公务员长期有实物发放、拿各种补贴，以致不必动用工资卡来支付生活成本，甚至“吃空饷”、随意报销费用，还有官员在企业拿回扣、入股等等。公务员的“污名化”，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，对公务员，尤其是对官员的管理和监督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，公务员收入要在依法、客观的基础上进行规范，既要为合法收入正名，也要不断压缩“灰色收入”的空间，对违法收入则要依法惩处。坚持不懈地打造透明政府、法治政府，政府带头依法行政、明晰规则、简政放权，才能获得公众的信赖。同时，也要强化监督，约束权力，消除权力寻租的土壤。

新民随笔

让孩子选择

阎小娴

每天，人都会面临选择，小孩子也不例外。小到穿什么、吃什么，假期旅游是去爬山还是去海边，大到考什么学校，学什么专业……

由于很多时候，选择是单项的，往往因为不可兼得，所以愈发让孩子踌躇、犹豫，拿不定主意，甚至事后还会反悔，这些都是常见之事。

其实命运，也是由无数的选择和取舍构成的。学会选择，是人从幼稚迈向成熟的重要一步。只有独立思考，做出判断，才会明白选择的真正含义，也才会拥有敢于担当的勇气。

遗憾的是，仍有不少家长，总觉得孩子还小，习惯了替孩子去拿主意。久而久之，养成了孩子的惰性，什么都不用操心，一切都无须负责——既然你们大人都已经办选择了，还有什么可值得担忧的？

这样的做法，对孩子今后的人生，弊大于利。毕竟，父母不可能为孩子负责一辈子，更不可能为孩子做完所有属于他们的人生选择题。而一旦孩子在成长道路上，被剥夺了学习选择的机会，很容易变得优柔寡断、缺乏担当，这样的孩子，长大之后，又如何能够自如、自主地面对人生？

我想，只要孩子的选择，发自内心，选择之后，懂得要勇敢地去面对，懂得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，那么结局不管好坏，都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一个可喜可贺的进步。

大胆让孩子去选择，其实也是尽早教会他们舍弃。生活中，有得必有失，选择的过程，其实也就是一个放弃的过程，这种人生体验，光靠嘴巴说、光靠从课本上看，根本学不来，而是必须靠一次次实践，放手自己去选择，去承受结果，才能慢慢体会、领悟。

当然，放手让孩子选择，并不等同于一味放任。在鼓励孩子选择的同时，父母还要在一边提醒，告诉孩子既然选了，就要克服情绪，为当初的选择尽心尽力、持之以恒，去争取最理想的结果，即便最终不如意，也依旧能坦然接受，并承担后果。

敢于选择，是一种生活能力，更是一种处世态度。尽早让孩子试着自己做选择，就从生活中最小的细节开始，不要怕挫折和失败。这才是父母最深切的一份爱，也是孩子可受益终身的教育。

新民新语

“状元苏乞儿”漫谈

关尹

8年前，刘宁考出近650分的高分，以四川凉山某县理科状元的身份，考入中国科技大学。4年前，刘宁大学毕业，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。他开始沉迷网络，四处流浪。有好心人发现，一名年轻人连续三天在西南交大的一处长椅上过夜，他帮忙联系到“流浪汉”的家人，等父亲第二天从老家赶来，儿子又再次消失了……

最近两天，这样一则新闻颇为吸引眼球，标题也够劲爆：高考状元沦为流浪汉。如此强烈的反差，确实是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，周星驰的电影“武状元苏乞儿”上演了活脱脱的现实版。

不过，细细想来，也不必大惊小怪。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，想必很多人都参加过各种小学、初中同学聚会。你总会发现，一些小时候调皮淘气、不入老师法眼的“差生”，现在反而出人头地，比很多“优等生”滋润得多，令人万般唏嘘。

所以说，成绩和文凭并不代表一切。“差生”的学习成绩可能一般，但交际能力、吃苦耐劳也许更胜一筹。而“优等生”们，以刘宁为例，享受了太多众星捧月般的成就感，人生过于平坦顺利，性格偏执孤傲，情商较低，高分低能……一旦遇到挫折，便有强烈的失落感，容易导致消极颓废。

很经典的一段话：文凭不过是一张火车票，硕士的软卧，本科的硬卧，专科的硬座，民办的站票，职高的在厕所挤。火车到站，都下车找工作，才发现老板并不关心你是怎么来的，只关心你会干什么。在就业竞争面前，谁都没有丹书铁券。

老实说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是越来越大，“状元”沦落成流浪汉的案例虽然比较极端，但名校毕业生找不到理想工作的也不在少数。这个时候，是不是应该考虑调整心态，降低期望，到二线三线城市乃至农村去闯一番事业也未尝不可。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——能做水做木，能做泥做泥，能做水泥自然也该当仁不让。

对很多父母而言，恐怕也得改变一下惯性思维，别再只盯着孩子的作业本、成绩单，一天到晚逼着去补课，完整的人格、健全的情商亦不可或缺。过去人们常说的一句话，是要孩子“赢在起跑线上”，其实，人生之路如此漫长，赢了起跑又如何？

“让领导先看”算什么群众路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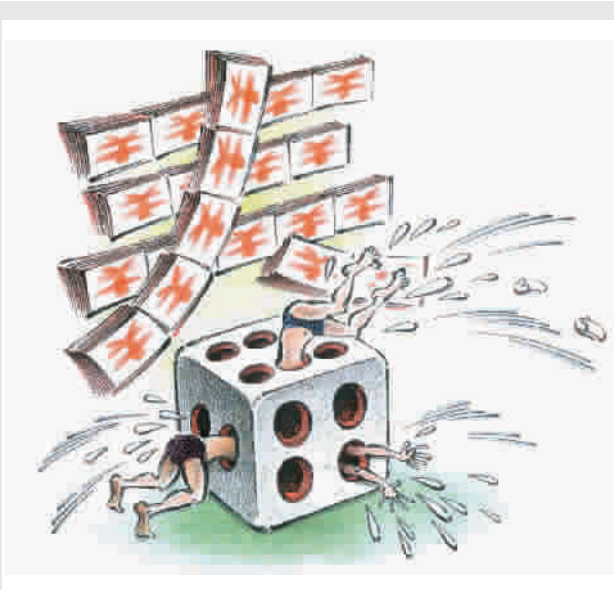
日报观点

2月12日上午，位于河南省宝丰县马街书会的中华曲艺展览馆开馆仪式结束后，有关领导和少部分群众进入参观游览，关闭大门后，引发了现场群众的强烈不满。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说让群众下午三点再来参观。群众却不买账，一是到下午三点还有几个小时，二是到那时没有了领导，展览馆内现场表演的艺人恐怕也没有了。

展览馆头一次开馆，为了让领导先看，就将普通民众拒之门外，在现实语境下，这大概不能说不正常，但这又很难说正常，因为当下正在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正在“反四风”，各类官员“亲民秀”都激增了不少，这里的官员怎么仍旧在搞官僚主义的那一套呢？为领导而关门，为领导而清场，这是典型的特权思维作祟，直接违反了“八项规定”。

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，权利平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，官员参观展览馆将普通公众拒之门外，公众肯定不买账。也许，关门谢客并不是领导本人的直接授意，而是展览馆和相关部门的“授意”；但要说领导本人对展览馆关门谢客毫不知情，肯定说不过去。

展览馆“让领导先看”，走的不是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群众路线，而是官僚主义十足的特权路线，既违反了“八项规定”亦撞上了“反四风”。领导要特权，群众很生气，后果会不会很严重呢？（盛翔 全文刊今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本报有删节）



一年白辛苦

在一些农村，每逢春节，打麻将将成为主要娱乐方式，有些回家过年的务工者不惜“一掷千金”，辛辛苦苦挣来的打工钱，一夜间就打了水漂。

孙绍波 画

也说评职称的那点事

郭永秉

最近某媒体刊发了署名雷蔚红的文章，名曰《评“副教授”的那点事》，意在抨击目前职称评聘过程中的不合理现象甚至乱象，以及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导向，文章最后说，“在大学读书加工作，我已经呆了二十几年，至今不明白评职称究竟为了什么。似乎人人心思都在评职称上，而不是怎样教好书。这样办大学，真的对得起‘教书育人’这四个字吗？”剖拂高校教育之情可见，加上文章的生动事例，一时引来不少议论。

虽然我没有雷蔚红在高校呆的时间长，但毕竟也在上海高校学习工作了将近十六年，对高校情况稍有所了解，雷氏指“似乎人人心思都在评职称”，其言实在过于夸张。“职称”在每一个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員心目中，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谁都绕不过去；但因此而说人人“心思”都在这上面，就好比指责高校教师人人都光顾着赚钱一样，是极不客观的。

“评职称为了什么”，这个问题则确实值得每个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人反思。

其实跟一般人想象并不一样的，是在每一个学术圈子内部（这里说的还是比较严肃的“学术”，打着学术旗号的名利场不在此列），从来不把职称跟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直接对等。大家看到既有很多名不副实、早已退出一线水平、在一级刊物上发表一堆陈词滥调或奇谈谬论的知名教授，也有不少因为各种原因多年不能升职称的讲师、副教授，孜孜矻矻不断发表大量最前沿的一流学术论文，承担起学术圈整体水平推进的重任。利益关系较远的同行圈内，往往对前者出于礼貌而恭敬，对后者则因赞赏而鸣不平。可以说，

“教授”之衔在严肃的学术圈里，其实并非获得话语权的必需品。陈尚君教授曾回忆当年以讲师身份参与中文系教授聘任投票，正是健康学术生态的反映。

对学术圈外的人而言，不可能通过学术论著去了解一个学者的深浅高低，按规则严肃评聘的职称，就是外间衡量一个学者学术水平和学术资历、地位的尺度，但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，让它百分之百客观地起作用的确很困难。这是因为，还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职称评聘机制存在，人为的、非学术因素的干扰，还大量存在于评聘过程当中，加上人事制度中职称比例的严格控制，高级职称没有退出机制，必然导致职称与能力、业绩严重不对等的非合理性，低职冒窃高职对外招摇的事情目前也并非

个例（有些因为各种原因还得到官方的默许）。但话说回来，即使有百分之三十名不副实的教授、副教授，仍然可以得出大部分高级职称聘任还是基本适当的判断。因此，当下的职称聘任，仍是现行体制下能够做到相对合理的考核晋升制度。

至于申请科研基金、评职称、带研究生、发文章之间的循环怪圈，以及重科研轻教等职称评聘中的困境，都是今后制度建设中应当着力突破的。如何防止名不副实者在学术圈将学术资源越滚越大，则完全有赖于学术圈的自律和自净。最后，我还要说，学术论文数量虽不与学术水平正相关，但不写或极少写论文的学者，无权指责学术聘任规则的不合理，我其实不相信有不写文章却学术境界极高的人存在。